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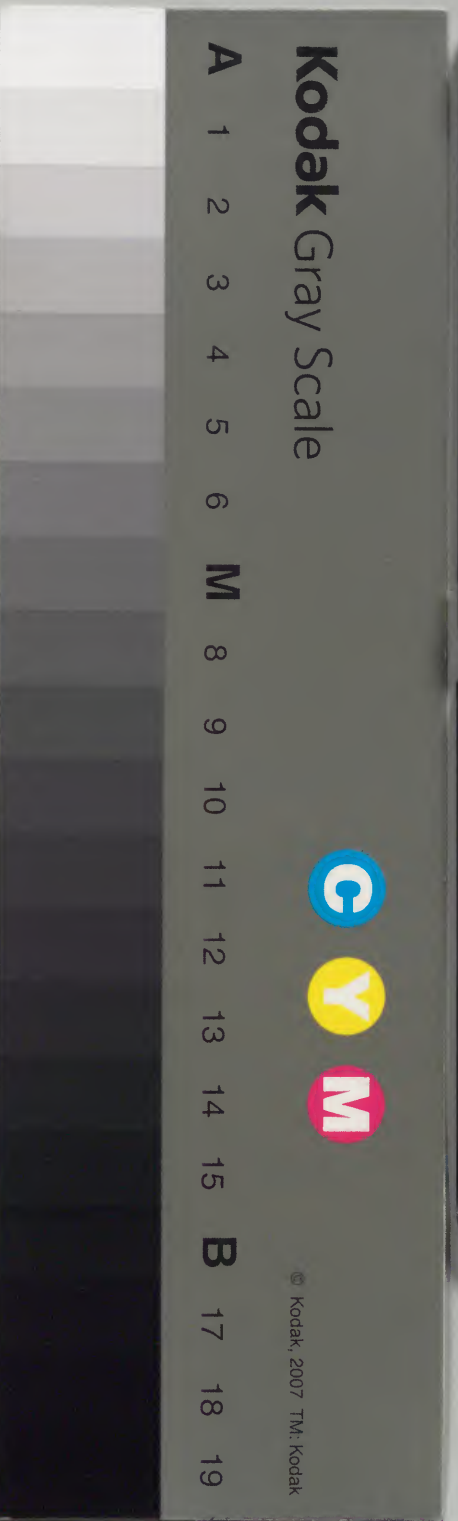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

八七之

逆順	五十五	陰陽二十五人	六十四
五味	五十六	五音五味	六十五
水脹	五十七	百病始生	六十六
賊風	五十八	行鍼	六十七
衛氣失常	五十九	上膈	六十八
玉版	六十	憂恚無言	六十九
五禁	六十一	寒熱	七十
動輸	六十二	邪客	七十一
五味論	六十三	通天	七十二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11942
冊數	6 (5)
函號	300 175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七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山陰儒醫甥冲字子柳宗模校

○逆順第五十五

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順治不可逆治故多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太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此言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掌
 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
 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
 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
 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
 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
 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按史記軒轅之
 時神農時世衰
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身又按龍魚河圖
 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鐵頭食沙威振天下
 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
 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
 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一書似然殺
 蚩尤則真宜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

四句又見素問瘧論上工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
 神論逢蒲蒙切熇音靠詩板篇多將熇熇朱註云熇盛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
 刺下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此四等
 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為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
 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眾者也故無迎者
 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熇熇者熱之甚
 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脈之未清也此皆邪
 盛之時病勢與脈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
 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
 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脈

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
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為其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左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熱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惜乎東垣丹翁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山止瘧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為甚速云

○五味第五十六

篇內詳論五藏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

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別彼劣切下俱同

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即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即營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

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太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胃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別音驚行音枕搏音團周禮矢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為營氣衛氣太氣以主于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五藏六府所以灌溉五藏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其太氣即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即胃中又名膈

中命曰氣海海上氣主出于肺循咽喉而申入之鼻中出

氣為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為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脈行

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積至一晝一

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

積行八百七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

氣吸則入之其太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

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

穀則穀化之精氣衰至一日則氣少故晁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饑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統米
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
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鷄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菹
苦葱辛抗梗

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統米飯牛
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菹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
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藿黍鷄
肉桃葱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
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
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
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
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
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
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
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
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
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

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即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對者也金尅木故

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

尅水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

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裁參看按宣明

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

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

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

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

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

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

此又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

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

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

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至末又云肝色青宜食

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大肉

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

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
色黃宜食鹹啓玄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
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
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
此節與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 內有水與胃脹
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
之
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

故宜有以別之耳

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
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
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為窠俗云
卧蚕其微有所

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其目窠上必腫也
頸脉即人迎穴也此脉動于頸而欬動于內在陰股則
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
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 按素問陰陽別論
云三陰結謂之水

啓玄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脉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
氣化為水 又按本經五癰津液篇有二云五穀之精氣

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戒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窠上微脹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按其手足窠而不起則當知隨手而起為有水無風窠而不起為有風有水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聲鑿鑿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窠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鑿鑿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窠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為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成此言膚脹者乃曰寒氣所客似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窠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窠而不起則當知窠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皆按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岐伯曰名為鼓脹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

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又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內著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又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不此腸覃之為候也

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

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於外惡血之在內者當寫不寫惡血者各為衃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

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

其所以為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

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于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于子門而始元時羅謙夫著衛生寶鑑有婦露

丸見肥丸等法以治之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歧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此言刺膚脹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寫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按者有問高伯無所答，素問陰陽別論多陰少陽曰：石水心腹腫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則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賊風第五十八 內有賊風 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又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

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言人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即上古天真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變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腠理閉而不通也。及其腠理開而或遇風寒，則

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如春秋齊師則襲莒之襲為寒痺即痺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為痛痺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因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歧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母無同惡去声

此言有故邪而復動于情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

疑上文所言為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無所怵惕即卒然為病此必有因于鬼神之事伯言人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固病人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內亂故邪與新志相搏遂尔為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為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

因知百病之勝如運氣及藏府相尅之勝氣為病又知
此人病所從生左傳史器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今
即其病由祝之遂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菹蘊不得常所使人
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
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
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人迎天突喉中積于
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
一寸一本云季脇一寸重者難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

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菹音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
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
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膏膜
散于胃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膏膜而乃留于腹中
稽積不行菹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
于胃中則為胃為腹在其中矣其病腹滿發為喘呼逆
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胃中當取
之于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脉經之天突廉泉
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胃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于下寫足陽

明胃經三里氣衝穴胃中與腹中俱滿則為上下皆滿
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天迎天突廉泉三里氣
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
者即攢鍼以刺之如雞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脉大而弦
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脉絕不至則正氣極衰
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
刺之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
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
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

枯受塵垢病在骨

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
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鬮中為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
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則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
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
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驗
之于營氣但營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
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為肝之
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
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為腎之竅故觀

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土數上聲勝平聲間去聲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

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爲部輸運于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爲柱上則爲臂下則爲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輸蓋血氣之爲輸在于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爲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爲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爲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

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土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

奈何少別俱去声

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

當作為少六歲已上當作為小

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

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膈肉堅膈一本云膈肉皮滿者肥膈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膈音

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膝

後曲戛為膈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

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

膝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之多脂者其肉必

堅但膝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

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_ノ之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為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為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為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

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眾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各自稱其身命曰眾人此言人之眾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

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未有著之玉版以為重寶故多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歧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俗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按管子曰雖尤受墨山之

銅而作五兵則黃帝時即有五兵一弓二戈三矛四戈五戟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鉞也

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為尤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俗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俗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歧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

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柰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持者為其不予遭也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于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于涿鹿之野則旌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營氣也陽

氣者衛氣也惟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故營氣不行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况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之道耳誰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為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

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

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鉞鋒鉞而巳

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鉞也

以大治大者多

害故鉞鋒之外不可輕用也唯砭石者以石為鉞及鉞

鉞鋒鉞皆可以取之耳

本經九鉞論四曰鉞鋒取法于

分主癰熱出血五日鉞鉞取法于鉞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鉞十二

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

內納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

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便去

此言癰疽之難全者唯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反

推矣人之目雖為肝之外候然反分屬於五藏其白眼

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

即眼之睛也屬於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

後世眼科以

白屬肺眼珠屬肝上下泡非一逆而何納藥而嘔乃脾

屬脾瞳子屬腎為五輪

氣衰也非一逆而何腹痛者邪甚渴甚者火盛非三逆

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六陽及督脉經冷有項

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

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為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脉大
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
正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澀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效
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
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下逆也腹脹便血其
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效澀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
曾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效嘔腹脹且殮泄其脉絕
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
是謂逆治

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
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脉
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後
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脉又大是陰證得陽脉也非二逆
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脉又大亦陰證得陽脉也
非三逆而何在上為咳在下澀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
也而其脉之小者帶勁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
效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脉之小者帶疾是邪
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又有腹
大而脹四支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

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
大為陽脈絕為死脈非一逆而何在在上為欬在下洩血
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擊非二逆而何嘔血
而胃滿引背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
逆而何上為欬嘔中為腹脹下為殮泄病已虛也而其
脈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日
者一時之意也蓋一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
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
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

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于人岐伯
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
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
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
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
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
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
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
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
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掌上黃帝

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
刺禁令民勿敢犯也同闕

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
此其所以為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
同共有二十四脈加以兩躡督任共為二十八會也此
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固為
不仁而聞之而弗行正所以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繆
真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
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為雲而後
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

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誠為五藏六府之
大脈絡耳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則能殺生人矣故
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不必盡藏府之穴以刺之
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按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
篇云尺動脈五五輸之禁也素問氣約至中道而止鍼
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藏之
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
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此
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
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堂上死之最易又如耶

○五禁第六十一

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各為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脉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為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歧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滕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

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此詳言五禁之實也天于應于人身頭為甲乙肩喉為丙丁戊己為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膝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滕振埃俱刺法各自見本經刺節真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歧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一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此詳言五奪之實也寫者鍼之寫法也然用藥亦猶是矣
黃帝曰何謂五逆歧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脉盛躁是一

逆也病油脉洪大是一逆也若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為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脉堅搏是謂五逆也若著

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脉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脉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也是一逆也凡病油者脉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若痺不能轉移其腠肉已破其身熱脉宜洪盛今已偏絕蓋偏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熱其色夭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衄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

人有以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脉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內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休故名篇

黃帝曰經脉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同反衰其餘氣衰散以同逆上故其行微

此因帝問肺腎胃經之脉獨動不休而先以肺言之也
 手足經脉共有十二唯手太陰肺經足少陰腎經足陽
 明胃經其脉獨動不休即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
 衝陽誠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脉行之甚微似有所休故
 問耳伯乃以肺經言之蓋肺脉雖行于肺而實始之于
 胃是必明之于胃脉而後可以知肺脉也胃為五藏六
 府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
 曰宗氣又名天氣其由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營氣
 所謂清者為營是也散此篇遂名之曰清氣由下焦以
 升于中上一焦而生者名曰衛氣所謂濁者為衛是也

故下節名曰悍氣是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脉之中始
 從中焦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
 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
 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
 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以
 行于肺經其行也以息往來蓋一呼一吸總為一息惟
 其一呼脉乃再動一吸脉亦再動一呼一吸脉乃四動
 閏以太息脉乃五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良由于口
 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十二經脉必會于此此脉之
 所動而不休也然脉之過于寸口也上之從息而行者

可擬十分下之伏于藏內者可擬八分但不知其何道
 而來何道而還因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大義見本
本帝所言而此又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抑亦此問在經脈篇前耶伯言脈氣之離于各
 藏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夫發則往水下
 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
 經而行之下晝下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焉在
 息下魚之後八焉伏藏故上魚既已則氣似反衰及其
 餘氣衰散既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
 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
 經之可同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
 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
 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
 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
 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頤玉
篇音坎皆釋云饑黃是行今日出頤及本經頤狂等篇
皆有頤痛此必有定所疑是頤頤頤用當讀頤為頤
 此言胃脈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營氣
 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衛氣受
 氣于上焦為純陽之氣慄悍滑利天明日張則上衝于
 頭循內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于足太陽膀胱

經之睛明穴歷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等穴入
 絡于腦復出于頷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
 上廉開口有空一名曲牙耳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曲牙耳
 張口取之乃得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
 而有空今牙合于陽明之經隧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
 車當是頰車五會
 頰大脉動應手夾結候兩旁寸半此雖衛氣所行實內之
 寸半作而取之以候五藏氣
 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隧者也故其晝行于陽經
 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脉
 宜洪大其胃脉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脉也人有
 陰病脉宜沈細其胃脉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脉
 也故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

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
 行即胃氣以為之主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衛脉者十二經之海也
 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斜入
 膈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
 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
 脉之常動者也

此言腎脉動之不休也脉有奇經者八其衛脉者為十
 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
 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衝歸來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復循

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膈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
 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
 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
 屬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
 脈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脈動之不休者
 以營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脈朝于肺也胃脈
 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脈動之
 不休者以衝脈與腎脈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
 異于諸經也歟

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

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
 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
 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
 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
 謂也

此言營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大寒之所能失也帝
 問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終于
 足厥陰衛氣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
 終于足太陰陰陽諸經相貫而行如環無端但卒然遇
 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脈氣所行陰陽之路輸運之

會宜乎其相失也則營氣何由而還復欲始于手太陰
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還復欲始于足太陽以
終于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支爲四末如謂木枝爲末乃陰陽
諸經所會而爲營衛二氣之本絡也四街者即本經衛
氣篇之所謂胃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
者是也此四街爲營衛二氣之徑路故太絡雖或阻絕
而徑路則自相通彼逢邪氣大寒之時手足固懈懈
及懈情已畢而少解則二氣復從而合相輸如環尚何
相失之有哉

○五味論第六十三

內論五味各有
有所走故名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
走筋多食之令人癢臍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
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
人悅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悅聞
此帝即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所病者問之也癢
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內空也悅心者心內悶也
少俞荅曰酸入于胃其氣溢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
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
懦得酸則縮絙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癢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宜明五氣篇云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此答言酸之多食令人癢也蓋酸之氣味澀滯而收斂
 既入于胃之中脘則上兩焦即上中二焦也凡為內言
二焦非後二焦其氣味弗遷能出入乃留于胃中又則
營衛生會篇之胃中和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
 薄其氣懦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縷所以約而不通水道
 不行而為癢也至于外而為陰器者乃一身之筋于此
 而終彼肝既主筋又主于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亦
 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內者為然哉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
 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

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
 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又見宣明
五氣論
 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于中
 焦入之為脉必由中焦而始今鹹走中焦則必注于脉
 脉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凝世俗宰
牲加鹽
以凝血者為此凝則血燥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
 汗竭竭則咽路枯焦故舌根乾而善渴也血脉為中焦
 之路故鹹入而走于血耳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
 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

之管衛之氣不時受之及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

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蓋辛入于胃其氣必走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上焦則不得不走于氣耳即如薑韭者氣味之辛者也管氣由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由下焦而生亦必出而行于分肉之間所以不時受此辛味之氣也惟此薑韭之氣久留心下則物在心下而氣薰于上焦上焦氣轉心內以空故多食辛者必洞心也且此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入則汗必出汗之

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乎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腕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宣明五氣篇云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蓋苦入于胃而胃中五穀之氣皆不能勝此苦味故苦入下腕則上中下焦之氣皆閉而不通遂使五穀在胃者氣味不和所以變而為嘔也况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今入而復出者即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矣

黃帝曰其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運動運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蓋作蟲宣明五氣篇云其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悅心也蓋甘入于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五穀留于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因味甘食在而動蟲動則心自悶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于肉肉在于外甘味之氣必走而聚之也內與外不相通其心安得而之悶乎七卷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六下五去五人形血氣之所生別去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鮑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

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素問有金匱真
義蓋同也書經蔡註釋不敵揚之歧伯曰先立五行金
木水火土別去聲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
黃帝曰願卒如字盡也聞之歧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形之人而歧伯遂舉其端以
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故嘗以
人之為陰為陽者問之于伯高彼謂天地之間太極分
為陰陽陰陽分為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
以天地人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
之中各有其五即如屬木者為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

之上下則為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
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大凡五行各有體態眾人不能
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由外知
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
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
五等之人可知矣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
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于事能音耐
禮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
其耐讓為能古蓋能耐通用足厥陰佗佗然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

遺然 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 少角

欽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 右角 判

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 欽音大猶杭之俗人語大為情

判義

此言木形人有五有全偏之分也 自木形之人對下四者則曰全若較本經

通天篇所謂陰陽和平之人則是陰陽合德之聖人此又非其所較也觀火形之不壽暴死水形之欺憐戮死

可知其為偏矣 木形之人木氣之全者也下文四股則

偏矣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

角似于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

顛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有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

其近肩之所濶大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乎足者木

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才

者木隨用而可以成材也力少者木必易挫也內多憂

而外勞於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以春夏而茂

盛也不耐秋冬者木以秋冬而彫落也此自其性而言

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肝經屬足厥陰為風木

故足厥陰經之分肉形體佗佗然有安重之義 詩經國

借老篇云委委佗佗朱 此以藏言主也全也下以府言

註云雍容自得之貌 用也偏也蓋足少陽膽經與足厥陰肝經為表裏耳

上文言音之全故曰上角下言太角少角欽角判角猶

陰陽之生為太少四象也足少陽者膽經之分肉形體也後有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膽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少陽之上者蓋太角為左之本取下文以判角為左足少陽之下則又以左之上下而分之也比者擬議之謂蓋以人而擬角故謂之曰比也遺遺然者如有所遺失然行之不驟而馴也少角之人者以右比左故謂之少後言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

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下者正指膽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夫在上則曰鬚髯而在下則曰脛脰毛踝此上下之所由辯也隨隨然者若相隨以行而亦有安重之義也欽角者即少角之在上者也一本謂之右角者是也推推然者比之隨隨然者似有向前之義耳判角者太角之下也左足少陽之下即膽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括括然者本體有度也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音似于赤帝其為人赤色廣脰音去

銳面小頭好肩背脾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
 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如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
 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
 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太徵少徵之人比于
 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悄悄然音滔詩經東山篇有悄悄不
當作滔滔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
從水為宜一曰熊一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
熊然然質徵

此言火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
 赤故火形之人似于上天之赤帝色赤者火之色赤也

胛者脊肉也廣胛者火之中勢熾而廣大也面銳頭小
 者火之炎上者必銳且小也好肩背脾腹者火之自下
 而上漸大而狹故謂之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勢
 小也行安地者火必着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
 搖肩者火之勢搖也背肉滿者即廣胛之義也有氣者
 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耳輕財者火性易發而不
 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明通
 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
 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于暑時也不耐
 秋冬者火畏水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

則病易生手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脈穴道之行于分部者若核核然有真實之義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耳質徵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徵之人者是也後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而多肉以乎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即指小腸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肌肌然者此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少徵之人者左為太徵而此當為少徵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下即小腸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

洎者饒洽之意也右徵之人者以其居右之上也絞者踴躍之義也質判之人者以其居質徵之下故曰質判判亦半之義也支支者支持之義頤頤者垂下之義也

土形之人比于上官似于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入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大陰敦敦然太官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官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明之下坎坎然少官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

樞然^{タリ}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ニ兀兀然^{タリ}
此言土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
黃故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
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
也頭大者土之體平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
土之體濶大也股脛美者土之體肥也小手足者土本
大亦可以小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身上
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
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不輕動也好
利又者土以生物為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

垢納汗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喜澀潤也不耐春
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
性而言耳足太陰者脾經也其經脈穴道所行之分部
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
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胃經者以脾與胃為表裏耳
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為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
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
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
乃胃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婉婉者
有委曲之義也加官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陽

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腎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瘰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癢厥足痺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持重之義也少官者于右故曰少樞樞者有拘守之義也左宮之人當為右宮之人兀兀者獨立不搖之義也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更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欽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

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小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此言金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曰頭曰肩背曰腹俱小者金體沈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如骨發踵外者金之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如另有小骨發於踵外也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則輕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靜不染他汗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

也靜悍者金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善為吏者金
主肅殺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壬于涼寒之候也不耐
春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
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金凡其經脈穴道所行之分
部當數數然有數重之義也足手太陰皆曰數數然下文言手陽
明木腸經者以肺與木腸為表裏耳 鈇商之人上文
以鈇角屬右則此當云太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上
血氣盛則髯美血少氣多則髯惡血氣皆少則無髯等
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
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 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人

也後有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
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木腸
經之經脈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脫脫然者無累之義
也 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也監監然者有所制也
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
廉頤小肩小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
畏善歎給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
陰汚汚然 木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
小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 衆之為

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名 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此言水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銳也頤廉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之自高而瀉下者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善藏物也手足動及發行必搖身者水流而達也下尻長者水流必長也背延延然者亦長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決而不可遏也善欺給者水性不實也戮死者水滅體

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而沸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脉分部皆汚汚然如有所依着也下文言足太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為表裏耳自太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者當為左足太陽也後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上者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頰頰然者其盈滿如兩頰也小羽者少羽也比于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腫

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下凡膀胱經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紆紆然者有周旋之義也衆之為人桎之爲入未詳意水形之人爲戮死則此曰衆者常人也曰桎者受桎梏之人也潔潔然者獨行之義也安安然者自如之義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之異者乃衆人之難辯而易欺者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歧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

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六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歧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太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太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此言形色貴于相得或有相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也但形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木形人而黃色現也有色勝形者如水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本形之

本色相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值有年
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倘有踈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
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太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
之時年忌相加者為問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下
上之人太忌其常加也如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之
上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之人也遇下
文所值之年而其色青是謂形色相得者富貴太樂其
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復有年
忌相加此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
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九歲乃

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
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
為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為人之太忌不可不自安
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毋為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則
形色不相得而相勝值此年忌加之斯感則病行而失
則憂矣

黃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
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
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
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腎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

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疥
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癢厥足痺痺音祝釋文
云手足中寒
倉也吻音
列瘁瘁同

此言足陽明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足陽明者胃也足陽明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
者如巨竅穴挾鼻旁地倉穴挾口吻皆謂之上而髯之
所生者也上唇之所
生者為髯故血氣皆盛則髯美且長如血少
氣多則髯雖有而必短若氣少血多則髯雖有而必少
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髯全無止兩吻多畫耳吻者口旁
也足陽明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歸來穴

在水道之下氣衝穴在鼠鼯之上乃下毛之所生也故
血氣皆盛則下毛必美而且長至胃亦有之如血多氣
少則下毛雖美而必短僅生至于臍耳且行則舉足必
高其足指少肉且多冷而不溫若血少氣多則其分肉
善生寒瘡至于血氣皆少則下毛全無雖或有之亦稀
少枯瘁而善成痿厥痺之三證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
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于寒濕則善痺骨
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
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

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同
此言足少陽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
者如風池腦空正靈之類皆行于耳後者今日通髻有
關于膽經則所謂通髻者乃連鬢而生者也其氣脈本
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髻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髻
雖美而短若血少氣多則雖有鬢而少至于血氣皆少
則其鬢全無不唇所生者為鬢但少陽所生而感于寒
濕則善成痺病其骨必痛而爪必枯也足少陽之下如
陽陵泉以至下之絕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

美而且長外踝必肥蓋膽經之脈行于外踝也若血多
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
血少氣多則足脛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軟至
于血氣皆少則脛脰必皆無毛有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
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
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
則善轉筋踵下痛
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

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崑崙僕參皆在于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肉必滿而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于血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此言手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陽明之上如禾膠穴在鼻孔之旁迎香穴在水溝之旁皆穴道之行于上而髭之所生者也承漿穴以下所生者為髭故血氣盛則其髭必美若血少氣多則有髭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髭全無矣手陽明之下如肩髃臂臑近于腋合谷三間二間商陽行于指故血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少則其手必瘦而冷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

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脉

此言手少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少陽者三焦經也三焦之脉行于上者如翳風瘰脉
顛顛角孫皆近于耳絲竹空則近于眉故血氣盛則其
眉必美而且長其耳之色必美若血氣皆少則其耳必
焦而色必惡也手少陽之脉行于下者如外關陽池中
渚液門皆行于手背也故血氣多則捲手而視之多肉
以温若血氣皆少則手必冷而且瘦至于氣少血多則
筋脉雖多而亦瘦矣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

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
掌瘦以寒

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
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太陽之上如天容在曲頰之後顛
膠在髑骨之下故血氣盛則其鬚多面肉且多而平血
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
谿前谷少澤之類皆行于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
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歧伯曰美眉者足太陽
之脉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

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
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此即膀胱經下部之外形以驗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
之約法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自頭行背以至于足周
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即此一經而一身
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于眉在下見于身故眉之美者
則足太陽之氣血俱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
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
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
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盛則瀉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

補而補當瀉而瀉之為順而反此則為逆矣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以調陰
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痺甚
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
脉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于上者導而下之氣
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
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
則而予之必先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
刺約畢也
宛陳素問湯液醪醴論有去宛陳莖自水積言
本經首篇有宛陳則除之自結血言本篇此節
有宛陳血不結者指積氣言
則而予之則側同予與同

此言刺各經之有約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為言故
帝以刺諸經為問伯言按其寸口可以調陰經即經脈
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
病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一盛而躁病在手
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
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即諸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
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三盛
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二盛而躁病
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滯否內有結而不通
者此于身當為痛痺甚則不能起而行也當留鍼以補

而致其氣以溫之候至血和乃止鍼耳及有結于絡脈
者惟其脉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
凡病之氣有餘于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
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則仍刺其上穴乃
推其鍼而又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
而氣尚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即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
先明于各經經脉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
熱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
鍼以刺之側鍼即然又必先明于二十五人之形則血
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

以施鍼耳此則刺法之約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內論人身合五音五穀五果五畜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按前篇右徵之人比于右手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積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小腸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言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之下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云左商之人比于右手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血少氣多則髯惡血氣皆少則無髯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太陽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金人而調金部耳前篇比于右手陽明之右字蠟離眩調前篇以質

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 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

以少徵調左手陽明上是以火人而調金部也上下字必訛耳前篇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調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 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

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腠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腠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腠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多肉此以右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前篇太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而此以右代左以下代上者必有訛耳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前篇云左徵之人比于左手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積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

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惛惛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代下必有誤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前篇云衆之為人比于右足

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下者是也是以水人而調水部耳前篇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今以右代左者必有訛耳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

明而此乃調右手太陽之下是以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前篇以桎之為人比于左足

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此以桎羽之人而調足

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火部耳其以右代左必有訛耳前篇衆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繫於右足太陽之下者是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前篇以少宮之人比于右足

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胃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寒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腫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土人而調土部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前篇以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姦姦然今乃以右代左亦為異耳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前篇以判角之人比于左足

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經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經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筋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而調足少陽者是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左則異耳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

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是也

欽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前篇云欽商之人比于左手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鬢美血少氣多則鬢惡血氣皆少則無鬢此以欽商之人而調右足陽明者是以金人而調玉部也其足字當作手字蓋手陽明則屬金矣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此以上商而調右手陽明之下若足也但前止有欽商小商右商左商並無正商非此之上為誤則彼之小為誤也

欽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前篇以欽商之人比于左手以欽商之人調左足太陽者是以金人而調水部未知其所謂也
按據前所屬五音而調各部正承前篇末節言先明二十五人之形然後可以明經隧而調陰陽故此即二十五人之屬于五音者而指其當調之所在也但有以別

音而互屬則是太少左右上下陰陽等字非前篇則此篇必有訛處正以此書向無明註而讀者不曉錄者不慎故不得改正之愚欲據五行生剋大義悉改正之其說自明但此經非比尋常不敢妄更姑俟後之君子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陰藏心 色赤
味苦 時夏上徵右徵者火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雞果 足少陰藏腎 色黑
味鹹 時冬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大豆雞粟屬水宜水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 色黃

味甘 時季夏 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

証以謂之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 色白

味辛 時秋 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

証以謂之也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 色青

味酸 時春 上角大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

証以謂之也

前言謂其六府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于五藏宜有以

善調之也

太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太宮屬土宜調足陽明胃土

職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 角乃木音宜調木部今足陽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 少羽太陽屬水宜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左商右商屬金宜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 加宮太宮屬土而調足少陽

出矣

贊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 贊判屬火宜調手太陽小腸

職且重出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

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

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太角屬木附之義

不可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

太角為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土附之義不可

一曉

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膀胱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

其間以別音之人互入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字面

多訛今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

太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有缺者

如右足少陽上左足少陽下右手陽明上左足太陽上

右足太陽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者差訛故致有缺者不全也俟後之君子正之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欽角上角太角判角

右商少商欽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

眾羽極羽上羽太羽少羽

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各分為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歧伯曰衝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

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

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氣血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氣血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脉皆起于受胎之胞絡宮中上循背之裏而行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行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其別而行者絡于唇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濇而毫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脉不榮口唇鬚之所以不生也

黃帝曰士人有傷于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丟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此言宦者之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于陰器而陰器絕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宦者陰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于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脉未嘗傷也彼宦者不然所以血一寫而不復其所傷之處皮膚內結衝任之脉不榮于上之口唇故鬚焉得而生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于血然其鬚不生其

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
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貌天生如宦者也不
宦未嘗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鬚不
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之也其任衝
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亦不生
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
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
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

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
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此帝贊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驗顏色而明經絡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
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
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見調之者當視其
氣血以為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也少
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
陽明胃也太陽太陰俱多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

血陽明氣血皆多少陰多氣少血知其氣血多少則可
以辯二十五人之形而調之也按此又見素問血氣形
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
有不同耳大義當以素問為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內有百病始
生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
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
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歧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
于陰或起于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
于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是
謂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勝數數上声
泆平声

此言外感內傷約為三部而淫泆有不可勝數也百病
始生皆由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然喜怒不節則傷藏
傷藏則病起于陰經而名之為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
起于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於陽足陰經感之則病
起于陰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此亦病起于陽而名之
為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浸淫流泆則
病有不可勝數者矣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歧伯曰風雨
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
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

虛相得乃容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于虛邪也因
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木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
各上下中外分爲二其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
層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
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在絡
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太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
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
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
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
胃之時責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溲出

糜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于脈
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
脈或著于伏衝之脈或著于齊筋或著于腸胃之募原上
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

此言邪氣之淫泆始于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爲積
也上文言風雨寒暑清濕而此曰風雨寒熱又曰疾風
暴雨辭不同而均之爲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
之虛邪則不能傷人也虛邪見上古天真論
本經九宮八風等篇又不得之
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也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
虛相得所以諸邪得以容其形耳若天有實風九宮八
風篇以

從其所居之鄉來為
實風主長養萬物
人有實氣則兩實相逢眾人肉堅
必不容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于虛邪由于天時之
虛與其身形之虛故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
成也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命其病體之有定名當
為上下中外之參負猶言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
言之則以上中下為三部自橫而言之則以在表在裏
半表半裏為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負也是故虛
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正以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
從毛髮入入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漸然而寒
遂因之而為痛其始之乎皮膚者如此 及留而不去

則傳舍于絡脉如足太陽膀胱經在飛揚之謂蓋浮而
易見者為絡深而不見者為經凡各部分肉之絡脉皆
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于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
際大經之脉不能流通而間有脉之代而中止不能自
還者其繼而在絡脉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如
凡各經之脉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膀胱經在崑崙之
謂此則洒淅惡寒喜于多驚其在經者如此 留而不
去傳舍于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在東骨之謂時則六
經不通于四支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時則身體重而且痛也

其在子伏衝之脉者如此按素問瘧論有伏脊之脉今曰伏衝然下文有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脊筋則脊筋當與伏衝為一然此處不曰留而不去傳舍于脊筋而下文乃有或着于脊筋則脊筋與伏衝亦相近可以為二又可以留而不去傳舍于脊筋則脊筋與伏衝亦相近可以為二又可以

舍于在上之胃在下之腸時在腸胃之間其聲為奔響且為腹脹內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其食不化內而熱氣或多則後之所去者必澹澹者穢之不堅而雜水者也且所出者為麋麋者穀之不化者也其在腸胃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募原之間者即皮裏膜外也時則留着于脉若稽留而不去則息而成積矣其在于腸胃之外者又如此 由上

文觀之或着于孫脉或着絡脉或着輸脉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脊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此乃邪氣之所淫泆其不可勝數者有如此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徙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灌有音有寒則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

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筋在腸後者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于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之在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于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沈緩而不急不能據積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灌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腹滿如雷有聲而相引時常為切痛也其着于陽明經者即胃經也其積當按臍而居如飽食時則積益大饑時則積益小也其着于緩

筋也似前陽明之積飽食則痛如益大之謂饑則安則如益小之謂也其着于腸胃之募原積痛則外連于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饑則必痛矣其着于伏衝之脉以手揣摩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下于兩股間如有以湯沃之之狀也其着于脊筋脊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饑時則積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得也其着于輸之脉而為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

乃生厥乃成積也

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于寒而其成則由于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悒悒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滯血脈凝滯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腹脹腹脹則腸外之汩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汩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

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滯滲着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氣有厥逆則足悶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脈凝滯由是而寒氣入于腸胃內為腹脹外則汩沫迫聚不得散釋日漸成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益滿又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脈傷如陽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外溢而為衄如陰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脈受傷則血當溢于腸外其腸外有寒汩沫與此血相搏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

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于寒或內傷于憂有時而怒則氣上逆以致六經之輸脉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蘊裹而不釋散津液凝滯着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太義如此

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此節太義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第二

節相

此言積之生于陰者以五藏各有所傷也前節言積所生之處皆非生之于五藏者也故帝以生于陰經者為

問伯言五藏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其心重寒傷肺即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云形寒寒飲是也忿怒則傷肝方醉之時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當于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下三部隨各藏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之類皆是也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歧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歧伯曰重陽之人煇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歧伯曰此人頗有陰者

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歧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為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煇煇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無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為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

怒亦數有但比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柰何歧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和調而血氣淖澤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歧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沈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

其後故獨行也

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沈也蓋比上節之沈則又沈之甚矣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

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沈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沈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逆焉可也

○上膈第六十八首句有氣為上膈故名篇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夫得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

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熱還音旋論疾診尺篇第三節可也

此言膈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然有為膈上之病者乃氣使然食飲一入即時還出有為膈下之證者乃蟲使然食飲周時始復外出但

帝明于上膈而昧于下膈伯言下膈之始由于喜怒食
飲寒煖不能善調以致寒汁流于腸中則蟲因寒而聚
于下腕膈上二寸為下腕惟其聚于下腕故在上之胃在下之
腸皆已充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
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腕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腕而
積聚已留矣由是壅成而下腕約也其壅在下腕之內
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壅在下腕之外者即而按之其
痛乃浮壅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時時而
還出也按百病惟膈為難愈後世之治膈者並不能分
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用
書以關格為膈證按本經終始經脈禁
服篇明是脈體非膈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
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沈浮以為深淺已
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
葉以除其內恬澹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二內字約同母無
同伍互同澹澹同

此言刺下腕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
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納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
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
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之使熱入于其
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葉守

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澹無為乃能行氣然後用
鹹苦等味以化其穀糜食飲從茲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人有憂與恚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
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
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
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
也頤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
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頤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
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

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
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厭上聲

此詳言人之憂恚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
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後其管通于
六府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于前其管通
于五藏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
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為氣之上下則會厭為音聲之
戶口唇為音聲之扇舌為音聲之機 猶擊之有機 懸雍為音
聲之關頤顙為分氣之所泄橫骨為神氣之所使舌之
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頤顙不開分氣相

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實以會厭為主
 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
 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
 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
 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
 終于會厭兩寫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
 之天突其厭乃發也辟闔

此言即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
 行之脉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必兩次寫

其血脉則濁氣乃闔除矣然欲寫其血脉者正以此會

厭之脉上絡于任脉天突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厭乃

可發也天突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
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凡有瘰癧者其病
必發寒熱故名瘰癧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

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為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脉也

瘰癧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于頸腋兩脉間乃陽明少

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脉

而不去耳俗云鼠用飲食流涎于其中人誤用之所以
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猶

靈樞八
三十一
厚歷然後世有用猶製藥方者亦所以
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癩之本皆在于藏其末上出
于頸腋之間其浮于脉中而未內着于肌肉而外為膿血
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
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
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素問骨空論亦有刺寒熱法
此言刺癩癧之有法也鼠癩之本皆在五藏其末上出
于頸腋浮于脉中內未着于肌肉外尚未成膿血者斯
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
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脉道以取穴而與之

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刺法內有小如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巳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脉
上下貫瞳子見一赤脉一歲死見二赤脉半一歲半死見三赤脉
二歲死見四赤脉半二歲半死見五赤脉三歲而死赤脉不下
貫瞳子可治也此節本義與本經論疾診尺篇相同
此言決癩癧之生死有法也赤脉從上而下貫瞳子中
凡死之遠近以脉之如線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脉下貫
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各篇末節八願義同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
 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
 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胃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
 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
 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
 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
 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氣客于五
 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
 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蹠陷不得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此節

與本經五味篇論
三焦之義相同

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
 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瞑或不用
 而出于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焦為糟粕之隧中焦為
 津液之隧上焦為宗氣之隧故宗氣積于胃中者即上
 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脉行六寸凡人一晝一夜
 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行八百一十丈其營氣由
 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
 脉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藏六府經
 脉之中而百刻之內其脉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

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但衛氣慄悍
滑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
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
如行是太陽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
于陽經行足陽明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
出行于陽經諸陽皆然正以陽氣迅而陰氣弱故必一
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
者如此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
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陰則外之
陽氣盛而陽蹻之脉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

蹻之脉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
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
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
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
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
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
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又
者三飲而已也秫音木稷之粘者
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卧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

湯劑之方法也陽踣獨盛于外則衛氣有餘也不得入于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寫其有餘蓋不足為虛有餘為實所以調其虛實以通內外往來之道乎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卧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即今之三升餘也揚之萬遍灑其清者五升煮之即今之二升餘也炊以葦薪及水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至一升半即今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覆杯

則目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荅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脊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臑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人有衛氣地有草蕘人有毫

毛天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
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寡筋地有聚
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
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華垂
與一舉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
扞皮開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數焉至而出焉至而
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于身者余願
盡聞少叙別離之數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

願盡聞其方歧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
之內納同舍捨

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脉出入離合之數也鍼有所
持之法所納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不復用
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脉有
屈折出入之數何所至而出鍼何所至而止鍼何所至
而用鍼則徐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
府之運于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
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脉道以為之行也故備問之
歧伯曰手太陰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內循白肉際至本

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
 會于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
 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太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
 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屈讀為曲
 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脉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
 陰肺經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
 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
 際為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脉會太淵而留
 止于此澹澹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
 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脉并注于此其氣

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又外往少曲出于
 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脉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
 孔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于太筋之下從內少曲上
 行臑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
 則從外而走內者為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
 內而出外者為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起于掌
 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
 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
 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臂中內絡于心肺

此伯言心主之脉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脉
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脉也手少陰心經本為君主之官
而此以包絡為心主者正以其脉之所行悉代君主而
遂謂之心主之脉也太義見其脉行于中指之端中衝
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
伏行于兩骨之間外曲而行出于兩筋之間正骨肉之
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
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
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臂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
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曲折也太義見前本
輸篇第十一節

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在心者
皆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
在于外經凡經脉之行于外者偶病耳其心之內藏則
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
穴耳其餘脉之出入曲折所行之徐疾皆如手厥陰心
包絡之脉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即治心
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
衝而寫之真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
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知十二經脉之本

未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熟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

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捨為問伯言必先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之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盛衰滑濇其脈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生之脈也故獨無腧焉

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輸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

則心傷而神去人至于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
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
之脉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
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
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
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
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馮因衰而補如是者邪
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藏所以止

之滑而盛者病當日進脉之虛而小者病久以持若大
而帶濡當為痛痺如人迎氣口若一則脉為關格病當

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終始等篇胃腹為本四支為末凡本末尚熱

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

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脉之小大滑濇體之

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

病也又以目為五藏六府之精此語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

色以知其五藏而決其死生又視其血脉之陷下與否

及血脉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

持鍼縱舍之法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裏爲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滲洩真氣得居

此伯始以持鍼縱捨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指按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裏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助鍼導氣斯邪氣可滲洩而散真氣得在內而居矣

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

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此同第四節扞皮開腠理之間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扞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扞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扞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

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
得屈伸故病變也前四留字與當在流作流故

此明言八虛可以候五藏也八虛者即下兩肘兩腋兩
髀兩膕之間由五藏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為病也肺
之經脈自曾之中府以入兩肘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脈
自肘上極泉以行于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
流于兩肘也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之大敦以行于腋下
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腋也脾之經
脈自足大指之隱白以行于脾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
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腎之經脈自足心湧泉以行于

膕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膕也膕後
為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脈之所遊非
邪氣惡血可以住留之所若住留之則經絡傷而骨節
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為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藏虛而
邪氣流于八所其既也即八所而可以候五藏故曰八
虛可以候五藏也

○通天第七十二內信以有五等皆稟氣于天故各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
少師曰天地之間不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
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

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此舉五等之人而概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齋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之

此太陰之人也內納同惡去声

此即太陰之人而言之也下齋湛湛者內存陰險外假

謙虛貌似下抑整齊湛然無私也好納而惡出者有所

得則喜有所費則怒也和而不發不務于時動而後

之者心似和氣不即順應而或有舉動必已隨人後蓋規入利害以為趨避也其深情厚貌奸狡虛詐之情如此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瘳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好俱去声

此即少陰之人而言之也小貪者比太陰之人則小異

耳其心以賊害為主則同于太陰之不仁也人有所失

彼則喜之若已有得也人有所瘳彼則怒之若已有失

也好傷人好害人其心忌嫉而無恩者如此

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

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
之人也

此即太陽之人而言之也于于無爭之意好言大事無
能而虛說即孔子之所謂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者

是也志發于四野者事不畏人知也左傳云諱謀于野則獲謀于室則
破此才為事如常為事止庸常也自用者即中庸之所
謂愚而好自用也

少陽之人譏諱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
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此即少陽之人而言之也譏諱者凡事自審也好自貴

者妄自尊貴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然從物
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此即陰陽和平之人而言之也無為懼懼欣欣者不因
物感而遷有喜怒哀也尊則謙謙者位尊而愈自謙抑也

尊而光譚而不治無為而治也曰至治者不治之治也
古之善用鍼灸者視入五態乃治之盛者馮之虛者補之

此結上文而言善用鍼灸者必視其五態而治之也五

態之法見下第十
四節至第十八節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

其陰血濁其衛氣瀦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焉不能移之

此言治太陰之人之有法也多陰而無陽與少陰之人多陰而少陽者異矣惟陰多故陰血濁惟無陽故衛氣瀦惟多陰而無陽故陰陽不和况筋緩而皮又厚必當疾寫以移其病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此言治少陰之人之有法也胃小故陽明之脈小也腸大故手太陽小腸之脈大也血易脫而氣易敗故當詳

審以調之與疾寫太陰之人者不同也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此言治太陽之人之有法也惟少陰故不可脫其陰惟多陽故當以寫其陽若陽氣太寫則陽至重脫其病為狂若陰陽皆寫而至于脫則當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此言治少陽之人之有法也惟絡脈大故獨寫其絡脈則身強若寫之太過以致氣脫而出速則中氣不足病

不能起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邪斜

此言治陰陽和平之人之有法也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母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于衆者也母無同卒音

此帝以難知五態之人為慮而少師言常人不能知也

下文乃詳言之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黧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脰然未備此太陰之人也

此言太陰之人之態也黧然甚黑念然下意即上文下齊湛湛之意也臨臨然長大之貌也其脰雖長大然直身而非偃僂之狀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

此言少陰之人之態也清然者言貌似清也竊然者消沮閉藏之貌雖曰清然竊然實以陰險賊害為心即上

文所謂賊心者而始有此態也其立也躁則不靜峻則
 規望其行也伏如偃僂此其內藏沈思反側之心故耳
 較之太陰之人長大其臆然未偃僂此狀可以辯耳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臆此太陽之人也
 此言太陽之人之狀也車之向前曰軒軒軒然者猶俗
 云軒昂也儲儲者挺然之意若反其身而在後視之則
 其臆似折亦不檢之態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挫其兩臂兩肘則常出
 于背此少陽之人也
 此言少陽之人之態也據其態乃多動少靜非檢身若
 不及之道也

不及之道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顛顛然愉愉然
 然豆耳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此言陰陽和平之人之態也委委然安重貌詩君子借

委作隨隨然不急遽也顛顛然尊嚴貌詩卷何篇愉愉

然和悅也論語云愉瞻瞻然周旋貌禮云周旋中豆豆

然不亂貌君子者自聖人以至成德之士皆可以君子

稱也禮運云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蓋指高

湯文武成王周公又詩指文王為豈第君子則聖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



文北丁卯

神氣者人之根本也。神氣虧則百病叢生。故欲求長生。必先固神氣。神氣者。心之所主。心者。人之君主。君主不明。則臣民亂。神氣不固。則百病生。故欲求長生。必先固神氣。神氣者。心之所主。心者。人之君主。君主不明。則臣民亂。神氣不固。則百病生。故欲求長生。必先固神氣。



[This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ignificant paper texture and some very faint, illegible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